

(香港) 梁凤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歸航之

香港最新暢銷書

滄波萬里風



香港最新畅销书

归航之

沧波万里风

(香港) 梁凤仪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字 97 01—97—00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波万里风/梁凤仪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9
(归航系列)
ISBN 7-02-002455-6

I. 沧…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648 号

责任编辑:曹晖 彭沁阳
“归航”题字:曾宪梓
书名题字:黄宜弘
封面设计:邓坚毅
美术编辑:徐中益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3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定价 11.20 元



作 者 像

献给

文汇、海燕、建明，
以及关心我的好友们。

序

小时候，母亲带我去看三世书，批命的给了我四个字：“浪里泛舟”。

这就是说，我的人生不会无风无浪，不能怕风怕雨，一定要经历难辛的奋斗才能有成绩，才可平安到达彼岸。

事实上，过了悠悠四十八载，回顾过往，真觉得三世书的批写有相当程度的准绳。

何其厚幸，在我前半生艰苦奋斗的过程中，时有很多爱护我、照顾我、扶掖我、鼓励我的亲友伴我同行，没有让我孤身上路。

这些亲友之中令我永志不忘的自然文汇。

与文汇携手共度过相当快乐及幸福的青少年时代。这一段日子将铭刻我心，永留印记。

尤记得我们在分居了好多年后的一个晚上，通电话讨论如何处理仍然共同拥有的产业，文汇问我要不要把我们在新婚时于美国威斯康辛州购置的那幢房子卖掉，我毅然决然地回答：

“不卖，不卖，让它留在那儿，做个纪念。”

文汇当时静了一会，才答：

“不一定把房子留着，才有个纪念。我永远不会忘记，即使在我们感情最低潮的日子里，你仍然待我很好。”

我听了这几句话，闷声不响就挂断了线，因为再忍不住

泪如泉涌。

我在前半生坎坷的婚姻关系中，能有文汇的这番谅解，证明还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我永远感谢。

不是很多个婚姻失败者能拥有我的这份幸运。

除了文汇之外，待我认真好的还有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的海燕和建明。

不论我对我错我贫我富我顺境我苦难我成功我失败，海燕和建明都站在我一边，把我视作他们亲生兄妹之外的最亲近的人。

没有他们，我肯定活得没有现在般快乐。这两位毫无骨肉亲情关系的朋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定爱护和支持我，使我做人处事大大增加了信心，因为每当我对生命有疑问、对友谊生失望时，我就会想到的确有不只一个人在毫无利益回报、毫无责任可言、毫无血缘可攀的情况下对我好，只为我是我，如此际遇，夫复何求。

海燕和建明之外，在此要一并多谢的，还有子昭、莱莱、唐茵、雅丽和美娇，以及其他一总关怀我的好朋友，于此不能一一尽录，他们都是我金银不换的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沧海中，虽是波涛汹涌，然而，拥有这些亲友就如一阵阵和风，万里吹送，伴着我信心十足地奋斗下去。

梁 凤 仪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整日阴霾不定，人心惶惶。四个交易所内的几百个股票出市代表的脸色比天气更坏，坐在中环各商厦内的证券公司揸盘经纪大都心浮气躁，每次在电话中出盘买卖，都忍不住要粗话连篇，才能稍抒心中的翳闷。

上午的股市跌幅已经凌厉，下午一开市，股市全面性暴跌，收市前三十分钟连蓝筹股的滑落趋势都是惊人的。

直至下午三时半来临，对那些投资者，特别是靠孖展炒股的不自量力的股民而言，这个时刻响起来的收市铃声，有如丧钟，叫他们心胆俱裂，面无人色。

港股在这天的指数创了六七六点三的低点，直跌了六成。

被誉为香港新一代地产大王的汉海防在当日傍晚，不堪刺激，脑溢血暴毙，死前紧握着电话筒。

据他的手下报告，他是刚接到利必通银行信贷部主管的电话，向他追讨欠款的。

几乎每一分钟都在突破各种零的记录的这个傲称“东方之珠”的都会真是成王败寇，旦夕祸福的压力之城。

汉海防不是香港出生的香港人，他是越南华侨，在越南出生，直至六十年代才移居香港。汉海防的父亲熬了一辈子，在四十年代已成巨富，跟香港的好几个世家望族都有深

厚情谊，这包括了城内十大家族之首的易怀中家族，以及钱节家族。

战后，香港地产凋零，易怀中就曾劝汉海防的父亲趁低吸纳，买下了干诺道西一大块地皮发展。

汉家反正有现金在手，也信任朋友，故而开始通过易家，在香港投资。

汉海防一家是在七十年代初，越南政局愈来愈紧张时，奉父命逃到香港来的。

汉海防在香港立足，乃是从世交易怀中家族手上拿回了父亲以前的地产投资，以之作为本钱，重新大展拳脚的。并且幸运地得心应手，重建一个富裕家园于这颗“东方明珠”之上。

汉海防的资产之所以忽而大量增值，认真来说还不是全靠发展干诺道西的那幅汉家买下来很久的地皮。

他的发达多少有点旁门左道。

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开始，越南难民开始涌进香港，他们走的就是汉海防铺排的路子。

汉海防本身上了岸了，回过头来跟越南政府还有好些微妙的、互惠的所谓商业来往。

如果政府不放行，实行只眼开只眼闭，谁也别想逃出越南。只不过假手于商民，让汉海防这等神通广大之流，走通了路子，让一批又一批的难民得以安全上船，驶来香港。

一上船，就得双手缴纳为数相当不少的黄金。很巧，一九七八年十月底，香港的黄金价格作史无前例的攀升，九九金每两升至一三八八点八元，饰金每两升至一四四〇元。一九七九年，越南难民更大批涌到香港。

再一年后，即一九八〇年的金价在九月十二日更创史

无前例的高峰，九九金每两涨至四〇六〇元。

汉海防从越南难民身上赚到的黄金足足是几倍收成。

当手上的资产暴升之后，他是惊喜交集的。喜悦自不待言，之所以也有恐惧的成份在内，就是一九九七年问题开始使整个香港岛笼罩上一种忧疑不定的气氛。九龙租界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就期满了，中国肯不肯再跟英国续期，抑或是决心收回，成了香港人以及海外投资者极端关注的问题。

对于汉海防亦然，或者说，对他更甚。

叫一个刚刚发了越南难民财的人去面对香港要回归中国的问题，他的惊栗是不言而喻的。

眼前横亘着不明朗的政治前景，手上又有大量融资的汉海防，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后，汉海防的疑虑似乎得到了一个安抚的转机。而且他也有了相应的投资行动。

这天是港督麦理浩在获得英女王正式批准延长任期之后的第四天，他应中国外经部部长李强邀请，经广州前往北京。

三月二十六日麦理浩到达北京作友好访问，随行者有其夫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后任香港第二十七任港督时译名为卫奕信）、港督身边的三两个智囊团成员，此外，香港十大家族之首的易氏家族掌舵人易祖训，也就是刚去世的前行政局议员易怀中的长子，也这么巧，跟在这班人的身边，出现在北京。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众所周知，易祖训是经常躲在政府核心人物之后的“军师”。他的地位是崇高、隐秘而深具影响力的。

三月二十九日，一行人等被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见。

一轮缜密的会谈之后，并无向外发表谈话的内容。

三月三十日，离京去西安、兰州。

四月四日，麦理浩从广州返港。

四月六日，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麦理浩表示这次访华是希望通过会面，能获得一个概括印象，以知道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现代化计划里将担任何种角色，以及种种计划又可能怎样影响本港。麦理浩说，这是一次友好访问，并非为了谈判或草拟协定。

至于全港人民都极关注的有关香港前途问题，麦理浩很清楚地对传媒说：

“邓小平副总理正式要求我，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也许就是这句话，令汉海防和投资香港的很多人，上至国际信托基金，下至升斗市民都放心了，都潜意识里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对香港的九七问题并没有强硬表态，声明非收回主权不可。

于是市道在一片利好的气氛之下，地产、黄金以及股市都从七九年至八二年十月节节上升。

最令人瞩目的是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柴湾一幅工业用地拍卖，创下每平米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八元的新高。

一九八〇年政府为了配合市道的兴旺，于三月五日，批准了香港商品期货交易所开设黄金期货合约买卖。同年八月十九日，是项买卖便正式开业。

又港府认为香港前景既是一片光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确立有赖于证券交易所的制度与设施全面性达到国际水平，因而有必要将目前的四个交易所合并为一个，于是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又使香港联合交易所注册成立。

果然，随之而至的九月十二日，九九金以每两四〇六〇

元创下新高之后，同年的十月三十一日，股票恒生指数急涨六十二点三六，四会成交总额几达八亿元，最厉害的升幅是怡和，收市价为六点五元，全都是历史性新高。

同年的十一月十九日，香港船东会主席顾国敏在远东国际船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表示：香港现拥有一支约一千四百多艘船的船队，载重吨位总计超过五千五百万吨，这些成绩已使香港成为世界最大的航运中心之一。

总的来说，一九七九年在麦理浩代邓小平传回那句“叫投资者放心”的话给香港以至全世界之后，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一九八一年英国通过的新国籍法虽使香港人感到一阵疑惑与恐慌，但毕竟情绪受影响的程度不大。因为各种市场的利好氛围，使香港人觉得前途实在美好，九七问题终究是会获得解决的。

就如冻结了一阵的银行牌照，在是年的五月二十七日就获得正式解冻了。财政司正式宣布再恢复新银行发牌照，规定外国银行申请者的资产总值为一百亿美元（原本只三十亿美元）。依照新例发给牌照的共计十八家，其中一家就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华资股票经纪行新鸿基证券财务集团，将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成立新鸿基银行了。

发展至是年七月十七日，更是股市的一个历史性日子，恒生指数突破一千八百点大关，以一八一〇点二收市，成交额高达八点七六亿元。

到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置地公司宣布以四点七五五亿元购得中区干诺道一块一万三千四百平方米的地皮（也就是日后交易广场的所在地），成交价每平方米为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五点七元，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笔地

皮交易。

接着三月十八日，城内十大家族之首的易氏家族代表人易祖训宣布以超过置地购入中区地王的成交价百分之十点六七购买干诺道偏西的另一块地皮，使香港地产股不住上扬。

到五月二十九日，汉海防家族宣布收购易祖训家族名下的易通地产有限公司控股股份，并按交易所规定向股民提出全面性收购。终于以高出六个月该股之平均股价百分之二十而收购成功。是次收购等于汉海防接收了易氏家族所有在港九新界的房产与地皮。因此而使汉海防被传媒称为香港的新地产大王。

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新任的香港地产大王在位只短短几个月，就有极悲惨的遭遇。

是年六月十五日，就在汉海防收购成功的两个星期之后，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香港《大公报》负责人费彝民等人，明确表示中国要在一九九七年前后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同时要找出一个妥善的方法，保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

这个消息一发放，市场反应无疑是有一定的不安与恐慌，但很多人，包括汉海防在内，都认为是《大公报》将消息严重化与简单化。

所谓严重化是中国的决心未必如报道所写的坚决。

至于简单化，是指中国可能为了面子问题，不得不作如此声明，而其实治权依然会在英国手上。务须两国好好地坐下来谈清楚，对香港不可能有什么坏影响。

也就是说有这些人认为邓小平口中所说的妥善办法以维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等于中国只要主权不要治权。

的确，在八月份，英国国会议员比利(Anthony George

Benny)访问香港期间,多次在公众集会上演讲,提出解决香港前途之变通可行办法,就是由中国收回主权,而仍由英国管治,双方不妨另立新约,使香港成为半自治半独立的政制形式。

这种主权治权分开的理论甚嚣尘上,英国人持此论者是犯上了政治幼稚肤浅病。中国人希望能这样去解决香港问题的话,也可以视之为汉奸思想式的意愿,最终被证实是完全错误的。

九月二十二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自日本直飞北京,就香港问题与中国领导人确切地展开谈判。

当晚,赵紫阳总理在欢迎撒切尔夫人的宴会上说,中英双边关系中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待解决,只要双方都能以长远的战略观点看待,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去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相信这类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翌日,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正式举行了会议。

二十四日,邓小平副主席会见了撒切尔夫人,并进行了会谈。

之后新闻报道称双方领导人就香港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繁荣与安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之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撒切尔夫人在离开北京前答复记者的提问时表示:

“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在双方未同意作出其他安排之前,英国将依条约处理香港问题。”

她这个说法,首先在香港引起了舆论的抨击,不少香港人发出埋怨,认为这是英国公然表示不平等条约有国际约束力,等于他们并不正视自己一百五十年前曾犯错误。对此民情相当的不满。

而正式提出抗议的是浸会学院的学生会时事委员会，他们在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指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应予废除。坚持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这个声明当然有人附和，亦有人反感。

当时的汉海防在听了这则电视新闻报道之后，立即发牢骚道：

“经常最害事就是这些大学生，空有匹夫之勇，要中国收回香港主权这种话也说得出口，他们真的不知分寸，不懂轻重。一旦这样宣布了，肯定全城哗然，继而股市大泻，地产崩溃，鸡飞狗走，他们到时吃什么穿什么念什么书，简直不知好歹，乱放狗屁。”

汉海防骂了一轮，就干脆把电视机关掉。

他的女儿汉至谊站起来，冷冷地说：

“你这么说是为香港人好，还是为你好？”

“什么意思？”汉海防听出女儿的语调并不友善。

“除了置地，你几乎是全城数一数二的大地产商，不是吗？”

汉至谊说罢了，掉头就走。

汉海防气疯了，在他的妻子阮贞淑跟前骂道：

“你看，这就是年轻一辈的心态，他们以为当民族英雄很出风头，都不知道自己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

阮贞淑淡淡地回答：

“他们可以学习穿粗衣麻布。”

汉海防恼怒了，道：

“混帐，你记不起我们是怎样投奔到香港来的吗？你不

知道中国收回香港,我们的一切可能化为乌有。”

阮贞淑缓缓地道:

“海防,怎么我们愈来愈多隔膜,愈来愈不可以谈话了?”

“谁又喜欢跟你谈话了,岂有此理。”

汉海防拂袖而行。

翌日,九月二十七日,汉海防的焦躁与激愤稍减了,因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抵港,公开对传媒表示,虽然中国领导人承认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但英国方面却一定要承认,她以很肯定的语调在咪高峰以及电视镜头前说:

“因为这些条约是有法律根据的。”

又清楚地强调:

“我会承担作为英国首相对香港的责任和英国务必要向香港人负责。”

撒切尔夫人的这些话安抚着汉海防以及一部分类似汉海防这等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尊严之上的人,他们于是兴高采烈地准备参加是晚政府当局为撒切尔夫人在总督府举行的招待会。

然而,香港中文大学与理工学院两间院校的学生代表着另一部分民意,在招待会的场外示威,高举着“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横幅标语,一直呐喊并向港府递交抗议书。

跟这些爱国学生的声明相吻合的是一些升斗市民的心声:

“英国首相不能代表我们说话,我们是中国人。”

“撒切尔夫人说要向香港人负责,问题是我们并不需要她向我们负责。”

“最负责的态度就是错而能改，强抢了人家的土地，就赶快归还。”

两间大专院校联合发表的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英国首相“修改”条约的建议，这样就等于承认这些条约了，无疑令我们的民族尊严再次受损。

在撒切尔夫人的招待会上，汉海防把易祖训拉到一边说：

“我刚收购你名下的所有本港地产，如果在这香港问题上触礁，老兄，你上了岸了，我却在水中央，不知如何是好。”

易祖训立即抓紧了汉海防的手道：

“海防，若不是看在我们上一代已是深交，我们下一代又早晚会成亲的份上，你对我说这番话，就太不够义气了。我岂是个会陷朋友于困境，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之上的人？再说，易通地产只不过是易氏集团之下的一间公司，就算全泡了汤，难道就能动摇我的老本不成，还差太远呢，我何须紧张。”

易祖训这样回应，显得极具分量。他指出了十分重要的两点。其一，易家与汉家已有三代情谊，现今易祖训的独子易君恕与汉海防的女儿汉至谊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早已共堕爱河，不久将来，易汉两家就是一家亲，易祖训凭什么理由把个明知会爆炸的炸弹塞到汉海防手上去。

其二，易祖训发了一点世家子的脾气，声言就算整个易通地产泡了汤，他也输得起。如今汉海防这么紧张，就是因为他输不起的话，那岂不是分明比易祖训矮一截。

汉海防听了这番话，也就不好再发什么牢骚了，赶忙替自己打圆场，说：

“我不是怀疑你会害我，只是要多探听一些消息，好安